

國
文
趣
味

姜建邦
編著



當代中國出版社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國
文
趣
味

賡
繹

姜建邦
編著



當代中國出版社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国文趣味/姜建邦编著. —北京:当代中国出版社, 2013.5
ISBN 978-7-5154-0266-6

I. ①国… II. ①姜… III. ①中学语文课—学习方法
IV. ①G634.3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09607号

出 版 人 周五一
责任编辑 柯琳芳
特邀编辑 袁又文
封面题字 林 曦
责任校对 曲振洲
装帧设计 彭 立
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
网 址 <http://www.ddzg.net> 邮箱: ddzgcbs@sina.com
编 辑 部 (010) 66572154 66572264 66572132
市 场 部 (010) 66572281或66572155/56/57/58/59转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7.625印张 128千字
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
印 次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30.00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 (010) 66572159转出版部。

编辑者言

在中外出版物中，有一类小书，篇幅短小，语言通俗，轻松可爱，如溪水中的松影，自有一种清简之美。以中国近百年著述为例，朱自清先生的《经典常谈》，笔力轻点，便勾勒出文史研究的通幽曲径。吴经熊先生的《唐诗四季》，笔意蹁跹，文采斐然，堪称才情横溢的学术佳作。吕思勉先生的《三国史话》，明辨故实，条分缕析，还原一个本真的三国。王力先生的《诗词格律概要》不啻为作诗填词的入门捷径……这些“小而可贵的书”，无一例外，都是以大手笔写小文章，虽然没有“大书”那般洋洋洒洒的旁征博引，但见肉见骨的精华，绝对令人受益匪浅。它们不因时间而消逝，历久弥新，书香满口，为一般读者可读、可懂、可藏。

丛书名曰“小书馆”，顾名思义，就是专门荟萃这类小书的一套丛书。其所收小书的标准如下：不限门类，不

限年代，不限国家，只要有文化的积淀，可喜的文字，阅读的趣味，未出版或虽已出版但市面上版本极少，又或者已绝版多年的小书，均为“小书馆”所收之范围。尤其是很多绝版多年的小书，曾为读书人所喜爱，但埋没已久，难觅其踪。“前人之努力，无数心血，唯愿时光不能将其尽数埋没”。拂去这些书上厚厚的时间之尘，这也是“小书馆”最初的缘起。但书海茫茫，收不胜收，“小书馆”不求规模的宏大，不限时间的长短，不拘门类的均衡，只要得中意的小书，达到一定册数，且可编为一辑的，便会推出。

“小书馆”所收之书，虽是小书，却是值得大观的。这套丛书的作者，很多为一派之宗，于他们各自的领域开山立派，影响着当时的思潮与风尚。诸如新理学的创立者冯友兰，中国民俗学之父娄子匡，与王国维、吴梅并称戏曲三大家之一的齐如山，诗书画印皆成一家风骨的白蕉，掌故学大师瞿兑之，数学科普大家刘薰宇，等等。还有一些作者虽然不如大师那样令人瞩目，但其著述同样会给我们耳目一新之感。

这些小书可谓是那些时代最具品质的文字，但它不是时髦的，也不是热门的，有的还是冷僻的。在此纷繁之世，出版这样的书，似乎有些不合时宜。但读书一事，不

不合时宜，未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。学者、出版家傅璇琮说：“我觉得读冷僻书，犹如吃青皮橄榄，或喝毛尖绿茶，初似生涩，终有一种回味。不像赶时髦，趋热门，热闹一阵子，脑子里空空如也，什么也没有剩下。冷能避俗。”不过“人各有心，不能皆合”，正如你喜青皮橄榄、毛尖绿茶，他却喜口香糖、可乐，或是其他别的东西，喜者自喜，厌者自厌，但这无妨，自然与社会原本就是多样性的。“小书馆”不敢期望众人的青睐，但求为这个时代依然还能沉浸在阅读中的读书人，提供几本可看的书，也就够了。

林语堂先生曾说，读书完全是个人享乐的一件事。这样看来，读书亦如吃饭、打牌、下棋、聊天、看电视等，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之处。但迄今为止，书籍仍是人类最高级的精神活动的文字记录，关乎心智、成长、品位……如此，于闲暇之际，一壶茶，一册书，去寻得书中的乐趣，开始惬意的思想之旅，岂不快哉！

让“小书馆”与您结伴而行。

“小书馆”编辑部

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

写在前面

何谓国文？

本国之语言文字。

现代意义上的国文与国文教育始自何时？

清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，当年季秋九月，绵延整一千三百载的科举制度正式废止。在之前一年，为新型教育而颁布的法令《奏定学堂章程》中，拟定“中国文学”一科，“选读古文渊鉴，及历代名臣奏议，兼作文”，现代国文教育发轫于此。

但是对于新式学堂中的学子而言，似乎学习国文是令他们厌倦的。所谓古文渊鉴，似乎就是传统经学的延续，那会令他们想起科举时代的八股文，他们会觉得那是令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。“算学、化学、电学、光学、声学、天学、地学，及一切格致之学”，这些“为用”的西学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。

国文的厌学，愈来愈严重。民国三十五年（1946年），上海市市立缉规中学国文教员吴倬云先生，课余和同事们谈天，时常如遗老般感慨世风不古。“近年来一般中学生地程度，无可讳言地比战前确实降低了许多，尤其国文科，几乎要差到一年甚至两年，真是‘一年不如一年，一届不如一届’。一个高中毕业生，连普通的一封信都写不通，哪得不令人嚷着教育破产呢？”

吴先生无可奈何，吴先生着急上火。

吴先生承认“国文的确艰涩乏味”，但是格致之学似乎也没有浅显多少，所以吴先生能够想到的方法，是“国文一科，必使与其他各科同样的趣味化，引起学生学习国文的兴趣”。

这何止是学好国文的二不法门，一切学问之道，没有兴趣引领，也是难见天日。就比如贾宝玉贾公子，这位老先生眼中坏学生的楷模，四书五经学得不过勉强能逃得了老爷的棒打，可是诗词曲赋却样样精通，几令洛阳纸贵。因何如此？兴趣所在处，念兹在兹，才能觉得其好，油墨的文字也能读得余香满口。

如何寻着国文的趣味？

这本《国文趣味》，便是姜建邦先生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总结出的解决之道，从中还可以看到国文的趣味。

姜先生是吴先生的挚友，也是缉规中学的同事。遗憾的是，两位勤勉敬业的先生，却无处可考生平。侥幸还有这本书，还可以看到民国先生们为促进国文教育所做的努力。

《国文趣味》一书，蓝本是姜先生自编的教学补充教材，所以内容较为零散，但是在结集成册时，还是较为系统地辟为六章：

一、汉字的趣味

二、文体的趣味

三、文人的趣味

四、文章的趣味

五、读书的趣味

六、作文的趣味

在姜先生的眼中，国文是有趣味的。他归纳总结出这种趣味所在，说与他的学生们。如果学生们感觉到了先生的趣味，那么也许他们会试着自己去寻找国文的趣味，学习国文的兴趣也便因此而产生。

我相信姜先生的教授方法是行之有效的，因为在姜先生的自序中，能看出他的得意，他甚至毫不自谦地记下学生们的赞美，“先生，你的比喻真多，我们听了，很有趣味！”还有两班学生为了争抢他教授本班国文而向校长陈情的“抢先生”事件。

但这不是骄傲，这是喜悦。

我能感受到姜先生的喜悦，因为这本中学生讲义即便在以为对国文极有兴趣的我看来，仍然会有意外之喜，可见姜先生的方法对于普通学生的功效。比如第一章中说起汉字的结构。一般说到汉字的结构，我们想当然的会想起“六书”，象形、会意之类。但是姜先生却提到一种“均称律”，姜先生“曾统计过一部小字典”——虽然是一名国文教师，姜先生却有精密的数理思维，书中许多论点都有精密的数据支持——“一千八百二十九个单字之中，像‘燕、雨、朋’等十分均称的字有五百七十二个之多，占全体百分之三十。中国文学中有许多美句，字字都是均称，像‘暮春三月’、‘万里无云’、‘霓裳一曲’等都是。我曾经这样梦想，若是有人能完全用均称的中国字写美文一篇，字形的美和内容的美合奏，必能成功一篇空前的佳作”。

哦，原来汉字的结构还可以这样解读？我甚至觉得我这向来浓厚的国文兴趣上，又忽然生发出新的兴趣来。

更进一步，在《字的建筑》一节中，又提及“欧美有一种文字游戏，叫‘字的建筑’(Words building)”，并且可以模仿这种游戏，以笔画偏旁代替欧美的字母为积木，通过不同的组合，构筑出一个个不同的汉字，很是奇妙。我就想，这么有趣的游戏，为什么姜先生以后没有人

来继承？原来我们丢掉了多么有趣味的汉字学习方法呀！

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国文趣味，在以后的各章，更是不胜枚举。

国文以及国文教育，也是根据时代不同而不断演进发展的。就当时而论，随着白话文的普及，国文中的古文分量愈发式微。这是必然的趋势，并且持续至今。也许是因为姜先生毕竟还有旧式文人的自尊、自豪而厚古薄今，所以相较此书刊印的年代而言，略有过于偏重传统的问题。

比如在《对于古书的态度》一节，姜先生认为中学生“应当在任何情形之下”翻阅的古书书单，是根据梁任公《国学入门书要目》书后“真正的最低限度”而开列的三十种书目，包括“四书”、《诗经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楚辞》、《左传》、《资治通鉴》以及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诸位名家的诗文集。不得不说，对于当时课业繁忙的中学生而言，这完全是不现实的。这样强人所难的要求，怕是与趣味之道，南辕北辙。

不过，这倒是无伤大雅，毕竟对于读者而言，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去寻找学习国文的兴趣，而不是具体学习的内容。

可是转念一想，那洋洋三十本典籍，若是果然兴趣所在，又何尝不能翻阅乃至精读呢？中学时间不够，一生足

够长吧？

该书于民国三十六年（1947年）由南京正中书局出版。第二年姜先生又在正中书局出版了一本《识字心理》。内容同样关于基础教育，可见对于国文，姜先生的拳拳之心。今天，我读着这些趣味纷呈的文字，依然可以时时感觉到这位半个多世纪前的、一位老实而坦诚的读书人，与我们在促膝闲谈，他热情又急切，恨不得将他所有的知识、经验和感受都捧出来，生怕怠慢了读者。他把文字和文学当做自己的宝藏，带着几分自得，向人指点其中是怎样的琳琅满目、目不暇接。面对这样的谈话，是足以让人舒适怡然的。

此次以正中书局版为底本，编辑再版《国文趣味》，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。一者，当时的问题也是现在的问题，吴先生的牢骚怕也是现在语文老师的牢骚，所以是书至今仍然可资借鉴；二者，对今天的学生而言，不仅毫不落后，从中感受到国文的真趣味，还可见识六十多年前国文教育的开放眼界；再者，也许可以藉由此书的出版，钩沉出一些姜先生的生平事迹，告慰不该被遗忘的先生，还有这本不该寂寂无闻的书。

胡 成

吴 序

近年来一般中学生底程度，无可讳言地比战前确实降低了许多，尤其国文科，几乎要差到一年甚至两年，真是“一年不如一年，一届不如一届”。一个高中毕业生，连普通的一封信都写不通，哪得不令人嚷着教育破产呢？无怪乎社会群众蔑视教育，轻视教员了。

课余和同事们谈天，常会不自觉地将话题转到学生的学业上去，没有一个教师不摇头太息，都觉得这种情形太危险了，对于国家民族前途的影响也太大了。每次为学生们批改文卷的时候，更常常引起我的愤恨、憎恶，有时掷笔而起，绕室兴叹，那些“妙文妙句”诚有“虽欲润饰，无从下笔”之感。

我在中学里教国文，虽然历史短、经验浅，但度此粉笔生涯，先后算来，也已整整五年有半。在这断续的五年半的过程中，我的胆量，越教越小；我的心思，越教越细；

见了学生，越教越怕。起初的一年，我在课堂里讲授，并不觉得怎样费力，学生们也都似乎能够“心领神会”，近两年可不同了，有时因为求学生们“懂”，常常一句文句，除掉解释它底字和辞以及全句的意义以外，不得不像演剧般以表情、动作、假想等种种具体的方法帮助说明。有时一篇文章，不但从头至尾逐字逐句逐段地详加解释，更要应用说书的技术，设种种比喻，而学生们仍似乎不十分“懂”，所以我要胆小心细而害怕了。

再说学生们为读书而来读书的，可说绝无仅有，一百个当中，最多不过两三个而已。他们受教育好像都是“为人”，都是他们的家长迫令他们入学的，或者为着将来吃饭时一张文凭而不得不入学的。因之，大家都抱着敷衍了事混文凭的态度，功课但求“派司”，^①懂不懂是另外回事。试看以这样的态度来求学，怎会有进步？程度怎得不低落？

教师如是教，学生如是学，学期修满文凭到手，先生学生如释重负。社会所需要的不是这种学生，学生贡献给社会的也不是在学校里所获得的学问，学非所用，用非所学，我国政府社会各机构，都普遍有这个现象。

诚然，在混乱的时代中，尤其具大破坏性的战争过程

① 派司，英文“pass”的音译，意为“通过”。——编者注

上，由于政治不安定，社会不宁静，金融动荡，货币贬值，交通阻滞，物价高涨，生活艰苦，流离颠沛等种种原因，文化教育不但不能发展，反会停滞、倒退，欧洲的黑暗时代，就是历史上最显著的明证。则近年一般青年学生们的程度低落，当也不能过分苛责。不过无论如何，教师和学生到底不能辞其咎。

然而其咎安在呢？教师因为学生的程度低，感到头痛而草草了事，更因为生活鞭策着赶钟点，不能认真地教，管学生懂也好不懂也好。学生对于典雅艰深的国文，本来就“趣味索然”，今先生既不顶真，又不善诱，乐得偷懒。于是教者愈教愈无趣，学者愈学愈乏味，互为因果而循环，造成“先生讲，学生听”的勉强现象，每况愈下。

学生的国文程度，本来就低落吗？国文的确艰涩乏味吗？这种情形固然有，但不能认为全是如此。一个人的天资固有高低，并不都是白痴。愚如曾参，却传了夫子之道。所谓“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，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”，后天的教育与自己的努力，才能决定智能的高下。我国的文学，并不都是艰深奥涩，尽多“逸兴遄飞”的妙文，如果“心不在焉”，也会“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”，感到“索然无味”的。所以国文一科，必使与其他各科同样的趣味化，引起学生学习国文的兴趣，培养学生欣赏的能力，指

导学生写作的技巧，鼓励学生阅读的情绪。同时学生自己也必须在文章中寻找兴趣，多读多看多写，随时注意，随时研究，尤须认清目的，读书是为自己读的，决不是混张文凭就算了事，打起精神，提起兴趣。盖兴趣可谓为一切事业成功的要素，凡事有兴趣，则事半功倍。故今日一般中学生底国文程度的低落，虽有前述种种原因，而教者、学者都感无兴趣，则是一个最大的症结。

至于“兴趣”两字说起来很便当，做起来倒不易。挚友姜君建邦，替我们解决了这个困难，以其多年教学的经验，写成这本《国文趣味》，稿成后请我校阅，我反复读了十几遍，觉得这本书不管是著者的现身说法，文笔既清丽有趣，引证尤妙趣环生，把向来认为枯燥的国文说得那么津津有味，不但打破了青年学生视国文为畏途的难关，而且予国文教师以许多趣味的教材，为今日青年学生低落的国文学习现状开了一帖对症良方。

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吴俾云序于市立缉规中学

自序

这本《国文趣味》是我在几个中学教国文时的补充教材。最初有的曾经油印，有的只是口述，其中有几篇也在几个期刊里发表过。现在把它们集聚一起，成了这本书。

中学生对于国文课，常觉枯燥无味。在课室里，总是先生讲，学生听，两方面都没滋味。有的学生乘教员不注意的时候，偷做别的功课，或是打瞌睡。遇着严格一点的教师，也是眼在书上，心在外面，不能把教师的话吸收进去。为了补救这些缺点，几年来我教国文的时候，总是使它趣味化。不过这种趣味化，并不是随意说笑，而是把一些有趣的资料，插进所学的教材里面，像盐调和青菜一样。有时叫他们听，有时叫他们做，结果学生都感到极大的兴趣。

有的学生在课外闲谈时对我说：“先生，你的比喻真多，我们听了，很有趣味！”记得有一年在市立模范中学教初三的国文，暑假后回来，学生知道了我不教他们这班，